

(内蒙古)新登字 003 号

责任编辑:乌宁

封面设计:文仁

妙手神偷海无天

卧龙生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邢台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19.5 印张 411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7—5312—0376—6/I·106

定价:14.80 元

内容提要

风流洒脱的神偷海无云率领“无影”帮，专门打劫那些发了不义之财的富户，虽然掠财甚多，却颇受武林人的盛赞。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组织，为首的是“元帅”，下设天、地、文、武四将军，四个将军独立行动，互不相识单独听元帅指挥。他们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宝，人们生遭涂炭，并且打着“无影”帮的幌子，“无影”帮遭到官府敌视，其他武林帮派也同时受到沉重打击。为查清这一秘密组织，海无云、云、舒丽川等武林高手与敌人斗智斗勇，展开一场生死搏斗，终于将“元帅”的真面目公之于众。

小说还围绕着海无云、唐雨依、贝心怡爱情纠葛，展现海无云深层的感情世界，哀婉缠绵，回味无穷。

目 录

第一章	施美人计捉神偷	(1)
第二章	调虎离山出囹圄	(41)
第三章	神出鬼没冷“将军”	(81)
第四章	“日天”毒威振江湖	(120)
第五章	奔丧陷入恶人村	(157)
第六章	跟踪灰狼惹事端	(206)
第七章	多情公子俏痴女	(247)
第八章	机关又设危四起	(287)
第九章	武林相继遭涂炭	(328)
第十章	易断魂结断魂女	(366)
第十一章	劫人质无赖要挟	(397)
第十二章	入八卦毒王遇救	(432)
第十三章	决斗引起四海潮	(488)
第十四章	同室操戈为名利	(529)
	贪财几多人丧命	(573)

宝鸡渭水河靠东街的小道上，弄堂里走出一匹小毛驴，驴背上坐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毛驴后面，紧紧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手里拿了一根小皮鞭，鞭打着地面口中吆喝着，催促小毛驴快步走。

驴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在春风吹送中，非常悦耳动听。

驴背上的大姑娘，一头乌溜溜的头发，挽成了髻，一块红丝巾，紧上加紧的包扎起来，显得一脸的俏丽样；红坎肩里面，厚厚的一层狐毛，靠边上全露出长毛来，套在翠绿的衣服上，红粉的绣裙悄悄露了两支金莲，随着铃声，随着驴步的踢踏声，相当有致的一摇一晃，细柳腰枝也跟着摆动，使得尖尖的鞋尖上，钉着的两朵大鲜红花更加地醒目了。

这个人比花娇艳！

这样的俏娘子，若是没有护花使者，那，简直是老天爷的罪过。

驴子后头，十步之遥，金冠束发的锦衣青年，两只眼儿很不老实的老盯在大姑娘的金莲上，也随着大姑娘的纤腰而动，一脸的欣赏样子，真是个登徒子！

淡褐色的俊脸，五官鲜明，但也不是说让人看见即神魂颠倒，而是会为他的活泼中带沉静的气息所吸引，再衬以恰如其分的修饰，俨然就是一位王孙公子。

他跟在驴子后头，徐徐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似乎胆子还不够大，不敢上前冒犯。

午后的日头，春天不冷也不热，大姑娘眯起眼，凝视被太阳照耀得金星不断在河面闪烁的渭水河，叹了口气。

大姑娘突然轻轻叹息，后面的公子也皱起眉头，加快上前一步又停了下来，摇摇头，依旧保持一样的速度，态度的跟着，只不过，眼睛从姑娘金莲移到俏脸上。

这人真不懂得怜香惜玉，不过耳力真好。

乍看他们一前一后的走着，宛如一对夫妻，只是大姑娘看也不看他一眼，反而向赶驴子的小伙子细声细气的道：

“阿九，过了大散关了么？”

姜九文抬起头，虽看不出有汗，依然举袖子擦了擦——大概是习惯动作吧，露出一脸的褐麻子；人说九个麻子七个俏，倒是不假，看他不笑也似乎含着笑意，道：

“快到了，大姐，这驴子走得慢，所以觉得时间长了。”

小毛驴的脚程，不快却很实在，细得像大姑娘足踝一般粗细的四支纤巧蹄子，自出了宝鸡，一直保持一定的速度，就好像后面那位公子一样有稳定的劲道。

大姑娘终于向后面瞧了那位公子一眼，问小伙子道：“后面那个敢情是个登徒子，真是不要脸！”

姜九文也转头瞧了瞧，笑道：

“从宝鸡一直跟着不放，这份耐心也够叫人佩服。”

听来大姑娘和公子一点关系也没有，紧跟着人家不放，不是登徒子，就是复姓“跟屁”，名字曰“虫”了。

姑娘家那容得人家这么个跟法，吩咐停下驴子，要让后面的公子先走，没想到她停下，那公子也站在原地休息，向她盈盈而笑；姑娘瞪了他一眼，又吩咐驴子走，那公子又厚着面皮跟上来，大姑娘气红了脸，要驴子停下，圆睁杏目怒吼道：

“后面的，你这么做，有何企图？”

公子笑而不答。

大姑娘再提高声音：“喂，后面的，你聋子啊？”

公子爷看看小伙子，再看看自己，问道：

“姑娘是在跟我说话？”

大姑娘显然被他跟烦了，火气不小：

“不跟你说话，难道跟我座下这匹驴子说话？”

“那也不无可能，如果贵驴会开口的话。”公子道：

“姑娘的后面是驴屁股，再后面是驴尾巴，再后面是你跟班的，再后来是几颗挡路石，你所谓‘后面的’，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大姑娘也禁不住嘴角上扬，赶紧又抿着，严肃道：

“是正经人就不会有你这种行为，公子先请吧！”

拱拱手，公子道：

“姑娘先请，我只是顺道，并不急着赶路，一点也不急。”

“你当然不急，登徒子！不要脸！”

大姑娘气呼呼的这么想，驴儿又踢踏的不安份，只好勉强强的道：

“男女授受不亲——”

公子道：“我懂。”

于是，驴子又在前面走，公子在后面跟，中间夹着个阿九。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姑娘觉得那个人倒也是个君子，便怯生生的道：

“有缘同路而行，聊聊天也许没什么关系。”

公子忍住差点喷出的笑意，道：“我完全赞同。”

大姑娘道：“公子府上那儿？”

那有人一开口就问这个。

公子有趣的道：“南七北六共有一十三省，就不知姑娘问的是那个府上？”

大姑娘诧异道：

“莫非你有十三个家？”

“说家么，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公子道：

“为了方便，每到一处地方便设一个家，多年来，自己也算不清弄出多少家来。”

大姑娘睁大了眼睛：道：

“敢问公子，做的是那门营生？”

公子道：“珠宝生意。”

大姑娘道：“倒也少闻做珠宝生意须得到处跑。”

公子道：“在下算是跑江湖的珠宝掇客，把某地有名的珠宝卖给另一地的财主，并非开店买卖。”

大姑娘道：“珠宝的原主急于脱手么？”

公子摇摇头，想起姑娘可能怕摔着不敢扭头看人，根本不知道他摇了摇头，便道：

“不是。”

大姑娘道：“那是什么缘故？”

公子道：“在下告诉他留着珠宝不如将它托于我卖掉，能得益更多。”

大姑娘好奇道：

“人家会听你的么？”

公子一派悠闲轻松的道：

“当然，这是需要向他讲明得失利害，其结果都是双方合作愉快。”

大姑娘道：“公子想当然有副好口才。”

公子道：“这种事端赖信用来维持关系。”

大姑娘娇嗔道：

“话是没错，只是你这门营生太特殊了，我闻所未闻，不免要怀疑你在哄人。”

公子道：“实情就是这样，没半点假。”

大姑娘哦了一声，好像相信了一半，道：

“那你的家人可难得见到你了。”

公子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之色，笑道：

“他们不会介意。”

大姑娘道：“你在宝鸡住多久了？”

公子道：“相当久。”

大姑娘不悦道：

“公子又骗人了，奴家在宝鸡居住有几年，就不曾听闻宝鸡来了这么体面的人。”

“多承姑娘赞美。”公子声音提高一点：

“有句俗话说，人要衣装。想追求什么样的人，就必须有什么样的打扮，假使我穿着赶车人的衣服，姑娘只怕瞄也不肯瞄我一眼了。”

大姑娘俏脸一红，把头垂了下去：

“你……”

公子爷适时又加上一句：“只望姑娘莫要嫌弃才好。”

大姑娘，羞红了脸，大姑娘不好意思再开口问话了。

过了大散关，走向了山道，地上积雪溶化，土地泥泞，溅起污泥，使小毛驴和小伙子阿九的六支脚花花点点，反儿公子却没事人样，步履轻快，有如踩在云端似的愉悦，没点儿脏，姜九文好几次回头检查他的衣服。

良久，大姑娘指着山头下一株大树，俏生生的道：

“到那儿休息一下再走吧！”

她这话像是在对小伙子说，声音又刚好公子也听得到，只见那位公子笑得眼都眯了，很是自我陶醉。

驴脖子上的铃铛，清脆地响，和春风呼应，在山道中，

不知怎地，听来有些儿不自在，有如来自地狱的催魂铃。

那公子早被迷得七魂去了六魂半；大姑娘笔直朝山下那株大树去，他绝不会歪着走，甚至走得比驴子还直，大姑娘望着他笑，他也绝不会吝啬给人看见一口白牙。

谁生了这种儿子，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最好在出生时把他掐死。

就在二人眉来眼去之间，时间依然地溜过，大姑娘已到了大树下，且下了驴子，后面复姓“跟屁”名字曰“虫”的公子只要再走十一步，就能与佳人相会，进而互诉衷曲，那是多么令人等待不及的时刻！

突地——

公子踏出十一步的第一步，一脚踩空，身子往下坠，猛吸住气，拔身腾起，一支大网不知从何处而来，向他罩了下来，那公子受此阻碍，掉进早挖好的陷井中。

这陷井十分深，掉进去绝难上来，只是，刚才大姑娘在这上面安然走过，为什么那公子却会陷入里面？

答案很快就有了。

一个灰发白髯的大汉，看样子年纪已在五十开外，却生得相当威猛，头戴一顶四方中拖带缎帽，身着青色夹袍，脚蹬薄底快靴，厚厚的眼皮下，压着一支铜铃眼，狮鼻阔口，想必声若洪钟，自暗处走出来。

此人，就是江湖道上，所有不干好事的贼、盗、的大克星，北六省总捕头，人称“铁面神捕”的江清风，平生嫉恶如仇，任何做案的人犯在他手上，没有一个无罪走出大牢，可见其为人公正严明。

也只有这种人适合吃公门饭。

只是，那位登徒子似的公子爷也是待罪之身？

更甚者，劳动江清风亲自出马，只怕犯的案子不小。

“撤！”

江清风一声令下，方才撒网的四名衙门公人，立即将网子收回。

“起！”

江清风再一声令，突然——

一块铁板自陷井的左方破土而出，一名汉子瘦小的身躯紧接着跃起。

原来陷阱有二个，一个很深的是用来捉人，另一个较浅，只够一名矮汉容身，那矮汉的任务就是在大姑娘要经过时，将铁板离地一寸的地方插入那大穴，让驴子和阿九通过后，把铁板抽回盖在自己头顶，大穴上早铺着金丝网，再掩饰泥土烂叶，等待那公子自投罗网。然而江清风十分谨慎，预料他会临危挣扎，于是在暗处布下一张网，由四名捕快当头罩下，任那公子会飞天遁地，也难逃法网。

至于矮汉如何知道大姑娘何时经过？

就是驴脖子上的铃铛声，任谁也不会起疑心。

江清风亲自拉起金丝网，拉了上来，于是堂堂一位体面的公子，此时变成一只大粽子，世事无常，又是一例。

大姑娘娉娉袅袅的走过来，噗嗤一笑，道：

“你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的下场。”

那公子被网子收成一团，叹道：

“游飘飘姑娘，你陷害江湖同道；委实出人意料。”

游飘飘惊疑道：

“原来你早知道姑娘我是何方人物，为什么还会上这个当？”

那公子讽刺道：

“在下想明白你搞啥鬼，为何弄个大铃铛招摇过市？你还道自己美不可言，真能吸引人一路追过来，游姑娘，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这一路而来，除了在下，是没几个人爱看你一眼。”

游飘飘气得一个字也说不出。

他在瞎说，这一路根本没遇上几个人，遇上的人除非是瞎子，谁会对一个驴背上的美人视而不见？什么“没几个人爱看你一眼”，简直言过其实，离谱的不得了，游飘飘若不生气，就不算是女人了。

只不过，她能大声争辩自己很有魅力么？

江清风声如洪钟：

“不想你身陷绝境，口舌依然锋利。”

公子不再看游飘飘一眼，转向江清风，笑道：

“江头儿，去年一别，大概很令你在公门中抬不起头，一直有愧在心，此次江头儿捉着在下，刑部少不得又记你一功，在下先向你祝贺。”

三言两语，已使江清风吹胡子瞪眼，去年也曾围击这狡徒，被他脱走，使得总捕头之名受损，这次才会大费周折；但丑事被人提起，总是不愉快。

公子却很欣赏他生气的模样似的，又道：

“江湖传言，江清风很硬气，向来从不借女子之手，用

那下流的美人计，事过一年，愈混愈开窍，懂得八面玲珑，真是可喜可贺，相信江头儿日后捉犯人，不必下太大的功夫，官级就可以很快地高升，你的手下也愈好过活了。”

江清风气得脸色一变再变。

游飘飘解释道：

“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你别冤枉江大人。

公子不理他。

游飘飘气道：

“海无云，你神气什么？已是阶下囚，看你日后何以再向有钱人出手？哼，什么做珠宝生意，流动的捐客，说穿了就是闯空门的强盗。”

海无云索性闭上眼睛。

游飘飘又道：“所有曾栽在你手上的人，知道你落入公门人手中，都将拍额称兴，放鞭炮庆祝。”

海无云活像快睡着的样子。

江清风在她说话之际已冷静下来，道：

“他是强盗头子，罪该万死，你也不是好货色，江湖道上出了名的女扒手，均是一丘之貉！”

游飘飘变了脸色，道：

“江大人，你这话可说差了，虽然你是执行律令的公门人，但是，对于暗中做尽恶事的贪官污吏，你再怎么标榜公正无私，又能动他们一根汗毛？

在公门人眼中，我们是做奸犯科的恶人，可是在受剥削的可怜老百姓心里，你们却是为虎作伥的走狗。”

“放肆！”江清风怒睁铜铃眼道：

“贪官污吏自有御史参奏朝廷，轮不到你来批评，汝等江湖败类，还是自求多福，莫要犯在老夫手上。”

啧啧两声，游飘飘娇声道：

“你可吓着我了，江大人，武林中的朋友对你江大人可也是敬重有加，若是执意要寻我晦气，可难保寿终正寝了。”

江清风义正严词道：

“吓不着老夫，哼，世上少了你们这些不干好事的巨盗宵小，天下会太平得多。”

游飘飘笑道：“那你江大人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么？”

江清风道：“有那个时候，老夫乐于退休。”

游飘飘道：“江大人快言快语，小女子佩服。”

此时，海无云突然开口道：

“先佩服自己吧，游姑娘，能捉着‘无影’首领海无云，在下不佩服都不成。”

游飘飘轻叹口气，道：

“我知道你有话要问我，又何必拐弯抹角？”

海无云道：“姑娘高明，愿意回答么？”

游飘飘凝注像大粽子似的海无云，想笑又忍住，道：

“看在你注定是死囚的份上，我答应你。”

微微一笑，海无云道：

“为什么你愿意帮助江头儿捉拿在下？”

游飘飘道：“想试试你是不是如传说中的高明。”

海无云道：“结果呢？”

游飘飘道：“很失望。”

海无云道：“我怀疑。”

游飘飘不耐道：

“我何用骗你，你没瞧见自己现在的模样？”

海无云是一点儿也不激动或生气，道：

“江头儿既捉我，又为何放过你？他素来公正严明，不会不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

江清风道：“没有苦主指控她，老夫要捉也没证据。”

海无云道：“那么在下又是什么罪名？”

江清风自怀里摸出一颗姆指大小的浑圆珍珠，很奇异的，是海洋似的蓝色，道：

“这就是你作案的证据，莫非你不敢承认？老夫一样有法子要你认罪。”

海无云笑道：

“我为什么要否认？这么伟大的事，除了‘无影’，那个办得到？”

“无影，无影。”江清风喃喃念道，恨声道：

“任你们躲得再好，老夫也会把你们揪出来，一个也不留着遗害百姓。”

转身向游飘飘道：“你还不走？”

游飘飘哼一声，不理睬。

灿然一笑，海无云道：

“游姑娘，你请上路吧，多保重贵体，在下不太相信你跟江头儿自圆其说的理由，因此，咱们后会有期。”

游飘飘突如其来打个冷颤，看他多么自信的笑容，万

一他安然走出大牢……

江清风指示上路，亲自提起金丝网中的海无云，点了他多处穴道，冷道：

“老夫保证你不出二个月，就会被斩首示众，无所谓‘后会有期’。”

海无云穴道被点，嘴还能动，笑道：

“现在是不是要去大牢里吃免费饭？”

江清风哼了一声。

海无云年轻的脸上满是期待之色，道：

“那就快点上路吧，江头儿，敢情你体谅在下奔波江湖，难得安然休息，于是替我找个没人打扰的好住处，真是太感激了，快些儿呀，牢房离这里多远，在下等不及要好好睡一觉，再吃垮贵衙门。”

天下居然有人急着坐牢？”

江清风从来也没碰上这么自作多情的犯人，点了他睡穴，使他安静下来，然后像丢皮球一样丢给手下带回处置。

“这颗漏网之珠，终于被老夫捞着了。”

这该是江清风近年来最得意的一件事，也势必轰动武林，引起一场混乱。

李和尚不是和尚。

高挑的身材配上个娃娃脸。漂亮的五官配上个大光头。耸起的肩膀，配上过份秀气的手，总给人一种温柔女性的印象。

不过，除去这点，他实在是个英俊的年轻人。

在宝鸡东南，半山腰的小客店里，李和尚秀里秀气的吃着面前一碗陕西拉面，即使再规矩的大闺女的吃相也不过如此罢了。

面汤可是辣糊糊的大锅牛肉汤，有的人吃个呼噜噜地响，李和尚左边那桌就常传来那种声音，引起咱们深懂吃饭礼节的李和尚好些次都兴起一种想过去纠正他的欲望；不过，他也只是想想而已，说什么也鼓不起勇气去实行。

因为，那个人是个女的。

背对着李和尚，那个长头发的人高声道：

“喂，店家，再来一碗，面多一点，还要辣一点。”

哇，这是女子该讲的话么？！

李和尚心想要是这么多人以怪异的眼神盯着我看，一定羞得躲到桌子底下去。

由于李和尚就坐在那个人的隔壁，看那个人的人难免也“顺便”看到他，而光头总是怪异的——除了和尚——使得李和尚在众目睽睽下低了头，只差没有夺门而出。

“那个人”在等面的空暇，大大方方的环顾四周。

唉，这也不是淑女该有的行为。李和尚这么想。

糟的是“那个人”已经看到李和尚，大大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李和尚——盯着男子看更要不得——哈哈大笑道：

“又不是大热天，你干嘛剃个大光头？”

李和尚的白脸倏然下变成红脸。

那个姑娘更兴味十足的打趣：